

## 恩维尔·霍查的《帝国主义与革命》——谬误从始至终

背景介绍：1976年，毛泽东同志去世后，中苏论战后形成的以CCP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的国际反修运动发生了剧烈分化。以霍查为首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首先对桃花石的外交路线表示不满，之后对于毛泽东同志，以及他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了彻底否定和恶毒攻击。这甚至造成了许多党派和组织的分裂。为此，认同毛泽东生前路线的党派和组织除了要应对来自东方的剧烈动荡，还必须对于霍查的攻击做出回应。中文网络世界之前已有相关文章译作：《反击修正主义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进攻——评恩维尔·霍查的〈帝国主义与革命〉》，有兴趣读者可以进一步阅读了解。

下面的文章作于四十年前，发表于美国革命共产党理论杂志《革命》1979年第9期上，作者不详。该文主要谈的是世界局势以及革命策略。当时苏修社会帝国主义正处于灭亡前夕，但在新沙皇勃列日涅夫的统治下，短时间内实现了“崛起”，四处扩张，严重挑战着美帝国主义的优势地位。西欧中的代表性国家、日本属于二流列强，与美帝既争夺又表示出一定的依附性。今天，苏修已经崩溃，世界局势大不相同，但是译者认为其中的一些观点仍非常具有参考价值。帝国主义的争夺再次愈发激烈，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和极右实力越发猖獗，特别是如何看待本国的帝国主义扩张行为，如何评价后进列强对于老牌帝国主义的挑战，以及亚非拉革命运动等等，仍然是需要回答的重大问题。考虑到今天各种反列宁主义的歪理学说大行其道（应当保卫帝国主义“祖国”，“三个世界理论表明第二世界对抗第一世界必须批判性支持”等等），有兴趣的读者或许可以从该文中学习到更多。

——译者 吴明

### 正文：

刊登在《共产主义》杂志（革命CP中央委员会理论期刊，1979年5月第5期）上的文章：《反击教条修正主义者对毛泽东思想的进攻》，针对恩维尔·霍查对于毛泽东为国际以及中国共运所作贡献的恶毒攻击，择其主要方面做出了深入反驳。霍查的反动垃圾在他的著作《帝国主义与革命》（地拉那，1979）中，第一次以完整形式暴露了丑恶嘴脸。然而，即使是有些人同意霍查在《帝国主义与革命》这本书中对毛的描述主要是**不正确的**，对于余下部分——霍查对于世界局势的分析以及为世界各地制定的革命战略，他们依然很少发现其中的谬误。有些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人甚至认为，这本著作对世界革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也许认为霍查将毛视为修正主义者的看法只是某种微小的偏差吧。

《共产主义》杂志的上述文章指出了霍查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点本身即是彻底的修正主义，这种论点与苏联修正主义者在许多方面的立场相吻合，甚至几乎就是对其进行复读。对于霍查而言，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开展的人民战争只是一种无止境的战争游戏，却将工人阶级隔绝于在城市爆发的真正革命之外。他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工人阶级不仅仅是革命的领导力量，而且是主力，如果农民充当了主力（不是领导力量），这也是一种“修正主义”。

据霍查讲，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之源本质上来自外部（帝国主义阴谋），CR 就是反革命胡搞，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不存在质的不同。在哲学方面，霍查挖空心思歪曲毛，逃避事实并暴露出他对辩证唯物主义完全缺乏掌握。（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内容在上述文章中均进行了相当详尽的介绍，由于此处不重复先前的分析，我们强烈建议读者研究该文章。）

很难想象有人会认为这些类型的错误不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偏离和攻击，而是其他什么东西。对于桃花石修正主义者的 TW 战略以及世界各地社会沙文主义者纷纷采纳这一战略做法的真诚厌恶，对于阿尔巴尼亚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能够战胜修正主义的真诚渴望，也许是盲目追随霍查修正主义的根源。然而无论如何，这种盲目只能引导人们走入修正主义的深渊。

霍查的手法也许加剧了这种盲目性。通过有技巧的使用折衷主义，引用列宁和斯大林的语句，霍查以此来证明他的论点属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统”；并借助在言语上对于多年来使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分离的一些关键问题做出的坚决表态（例如，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并强烈反对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路线），霍查试图将他对世界的主观看法，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冒充为某种对于列宁主义“令人耳目一新”的回归。然而，除了对列宁和斯大林的“拥护”，霍查与其他“古典”甚至现代人物有更多的共同之处。认真研究霍查的全部著作时，让人真正想起的却是考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和现代苏联修正主义者的当前政治路线。

在霍查的书中，错误的数量与页面数量一样多（英译本超过 400 页）。然而对其进行彻底分析或者即便只是指出所有这些错误的特征，所花费的时间也将长得多，并且这对于国际共运是否也有用也值得怀疑。以下内容将简要描述霍查对世界形势所作分析中的一些主要特点，对于《共产主义》杂志文章中尚未涉及到的霍查修正主义中的三到四个论点进行讨论，并初步分析霍查的漫画马克思主义的来历以及含义。

**霍查的战术让人想起了孔雀，关于马列主义“纯洁性”的惯用话语被华丽和大张旗鼓地展示着。他希望这种表演可以掩盖自己修正主义的本来面目。**

译者按：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该文章涉及一些信息无法直接翻译。为此，译者在不改变译文原意的情况下，采用括号内加省略号的形式，如下文：（…第二部分也是如此…）来进行表达。读者如有兴趣了解，请自行查对原文。该文第一部分主要是谈到了霍查总是无视帝国主义间的尖锐矛盾，无视美苏关系中争夺是绝对的这一事实。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作者进一步指出了霍查实际上在复读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另外，霍查因为苏修接受了大量西方投资便钦点苏修为西方殖民地，也不禁让人想起当下一些人的某些神论。至于有些国家对外进行资本输出，有人认为这不是剥削（或者说勉强承认），但也是“帮当地人民搞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也是霍查吹过的陈词滥调。读了这一节可以发现各色错误论点从来不是新的，他们只是在不同时代下一直不停改头换面而已，核心论点却没变。

## 恩维尔·霍查的《帝国主义与革命》

### ——谬误从始至终

#### 一、霍查所描述的世界

这本书的冗长分析中包罗了霍查对世界发展所持有的观点，除了直接致力于这一目标的整本书第一部分，（…该书第二部分也是如此…）。他的分析是一个折衷的迷宫—他提到除了厨房水槽之外的几乎所有东西—但去掉空洞的短语后，人们会发现他对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有着也许不是完全原创，但是却是错误的理解。

霍查知道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作为世界资本主义主要捍卫者的超级大国的存在，有时也谈到他们正在“争夺瓜分世界”[1]。但大多数情况下，在提到两个超级大国之后，霍查立即提到（…），日本，西欧诸列强，认为他们也是同美国争夺霸权的潜在竞争者，这种关系在当下与美苏关系没什么不同。尽管他确实谈到了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以及更经常地以同等程度谈到所有帝国主义）关于瓜分世界的争夺，但霍查几乎总是遵循着重强调帝国主义之间勾结的这一思路。

霍查有时在书中说，帝国主义权力之间的争夺和勾结是同等的趋势[2]，但他更多地强调**勾结是主要的**（稍后会详细介绍）。他还认为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不会临近。他确实谈到：“我们上面已经说过的[上面是包括（…）的整个章节]帝国主义超级大国，将继续是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根源，就算今天没有，明天它们也将使世界陷入一场核大战。”[3]

但是霍查的“不是今天”确切意思并不是明天，而是一种象征意义，指遥远的将来。他说：“美国采取的所有战略行动并未在使得其与苏联的关系恶化到一定程度，虽然卡特表示美国将继续生产中子弹，它仍继续与苏联开展战略武器限制谈判。尽管如此，美苏之间维持现状的趋势是明显的。”

“当然，尽管美国和北约正在努力与苏联保持这种稳定关系，但与此同时，它们也有矛盾，只是这些矛盾尚未达到（…）所认为的欧洲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并要尽力避免的程度。”[4]

当然，这里的关键不是战争是否即将爆发。这种路线不是毛泽东领导下CPC所推行的路线（…）。问题在于帝国主义的危机是否已经达到这样一个关键阶段：危机迫使两个超级大国向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狂奔。上面的引用概括了霍查的重点和他的折衷主义，贯穿全书，霍查有些地方言不由衷的谈到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战争不可避免，但是他强调超级大国“努力维持现状”，并对他们走向世界大战的实际行动轻描淡写—正是这些日益加剧的行动日益影响并主导着他们今天的大部分政治行动。（与霍查的梦中世界相反，战略武器限制谈判代表了霍查所描述超级大国行为的反面。超级大国绝不维持现状，事实上恰恰相反，这是超级大国疯狂备战的伪装。这种伪装不仅仅是军事上的，也包括欺骗群众和将矛头指向对方的手段。）霍查没有帮助人们理解帝国主义战争代表了帝国主义系统中矛盾极端尖锐化的事实。在他看来，如果存在什么使得世界大战的威胁更进一步，那也是（…）在美苏之间的“怂恿战争”造成的。[5]

霍查没有看到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目前正在导致以两个超级大国为首的战争集团的形成。他只看到了尽管存在一些矛盾，但**以美国帝国主义为首**的一个集团，一个帝国主义整体。[6]

而且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位所谓反修正主义的马列主义者，居然认为苏联不仅是这一集团的一部分，而且实际上居然是美国的新殖民地！在指出经互会国家欠西方的债务达到 500 亿美元之后，霍查声称“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对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或者修正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无论输出和输入国大小与否，总是一种资本对人民的剥削，这种剥削导致（输入国）对输出国产生经济和政治依赖”。[7]他在同一行写道：“大国可以偿还所获得的信贷，但是在这些大国进行的帝国主义投资，例如苏修，（…）或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不留下新殖民主义的严重后果**”[8]，并且“甚至苏联也已经沦落到[由西方资本主义造成的]主权丧失的国家之列”[9]。（我们将在后面看到霍查笨拙和错误的论点，即使在帝国主义国家中，外国投资也等于“主权沦丧”，这也与他努力使西欧工人阶级拿起浸满鲜血的民族旗帜的举动相吻合。）

甚至霍查对美国为何拥有如此庞大的国防工业的分析，也呼应了修正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的观点。他将其简化为粗俗的经济学：

“自然地，最重要的部门对发展和技术革命领域的投资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更被优先考虑，因为它们提供了更大的获利可能性。**军火工业居首位，因为这里的获利率最高。**”[10]

现在撇开霍查的“技术革命”论点，他的“事实”不在军火工业的问题上。美国政府与这些公司签订了成本加成合同，因为尽管危机造成的经济波动在整个经济中正在持续，但帝国主义政治上的必要性使其必须保证这种产品的全面繁荣！（当然，由于这种确定性利润必须来自其他地方创造的实际剩余价值，因此这些合同只会加剧经济危机。）

当谈到在世界范围内革命爆发的前景时，霍查再次展现自己的“独特性”。在大段引用列宁的关于革命局势的判断标准以及评论道只有“头脑发热”的人才会认为革命可以随时发生之后，他指出并发展了这样的想法：“革命形势已经笼罩或正在笼罩大多数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因此，当前局势已将革命提上日程。”[11]的确，他关注的是西班牙和意大利，尽管危机还没有达到革命的状态，但危机已经更加成熟，但他坚持认为意大利自 1945 年以来就处于革命危机中[12]。霍查还着重指出：“法国，日本，美国，英国，葡萄牙和所有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修正主义党在捍卫资产阶级秩序，使其能够克服危机和革命局势方面起着相似的作用。”[13]

霍查的整个分析成为了对列宁关于革命形势所持态度的一种嘲弄。（也许我们可以提醒霍查，列宁是如何谈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资产阶级所面临的严峻形势的。）列宁写道：

“这须要付出重大的牺牲。这是一种**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我们同样**必须学会**，而不经错误和挫折是学不到本事的。这种阶级斗争的形式同参加选举之间的关系，犹如冲锋同演习、行军或卧战壕之间的关系。在历史上，这种斗争形式被提到日程上来并不是常有的事；但它的意义和它的影响将延续几十年之久。我们可以而且必须采取这种斗争方式的**那几天**，会等于其它历史时代的**几个二十年**。”[14]

即使谈谈霍查对帝国主义危机所作的基本分析及其对列宁伟大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捍卫”，他的表述和着重点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嘲弄，尤其是对列宁应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帝国主义所作分析的嘲弄。对霍查的政治经济学进行全面分析虽然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但一些东西应该注意。

霍查谨慎地提及列宁伟大著作中所有章节的标题，他甚至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很好的引文。例如，他引述了列宁对考茨基将帝国主义简化为“一种‘金融资本’所偏爱的政策”的详尽批判。但是霍查本人观点也与考茨基类似。读者应该看看霍查著作中的第340-341页和其他地方，以了解这是怎么回事。[15]（…）

不论资产阶级计划和意图为何，帝国主义都是一个具有内在规律的完整系统，霍查却不是这样分析的，因为在他的文字和章节中都完全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实际上，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只被提到过一次。[16]

霍查甚至似乎认为，帝国主义非但没有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反而实际上促进了它们在不发达国家的发展：“美国和其他国家正将资本直接输出到那些经济发展需要投资和技术的国家。”[17]他小心翼翼地明确表示，对“经济发展”的这种贡献是出于贪婪而不是善意，因为它们赚去了巨额利润。但是即使在这里，他也错了，甚至完全错了。帝国主义的利润一直在上升，上升，上升（我们假定，他们的利润率没有下降，因为霍查只提到了对帝国主义有利的景象），只是简单贪婪地进行投资并争夺势力范围，必要的东西则被忽视：帝国主义**无法**在国内进行再投资并获得必要的投资回报，因此资本的盲目性规律强制输出**过剩**资本；或者，正如列宁所说：

“资本家瓜分世界，并不是因为他们的心肠特别狠毒，而是因为集中已经达到这样的阶段，使他们不得不走上这条获取利润的道路…[18]”

是的，霍查经常谈论帝国主义的严重经济危机。但他只是简单形容为这是变得更加频繁的“过度生产的周期性危机”。例如，通货膨胀是危机发展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表明了帝国主义所处矛盾的深刻程度；霍查却仅将其视为帝国主义对工人阶级加重相对剥削的阴谋。[19]作者敦促读者研究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比较列宁对金融资本的支配地位，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资本输出，特别是对帝国主义需要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这些问题着重点的看法，看看霍查与列宁完全不同的着重点，即便他确实使用了某些相同的短语。

霍查甚至对自列宁时代以来帝国主义的特征进行了一些创造性的“发展”。例如，他多次提到了“技术革命”。[20]虽然霍查在本书中没有过多地涉及这一概念，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其他地方将这一创新开展得更彻底。[21]（根据霍查对这个概念的引用，他似乎坚持了这一观点。）简而言之，这个“技术革命”论点将二战后帝国主义经济（特别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大部分增长归功于他们对高新技术产业的投资上，这一投资刺激了霍查所说的“基本资本”的更新。实际上，这条路线与帝国主义自己对成功的解释相契合，完全抹杀了帝国主义殖民地和  
新殖民地国家的压迫和过度剥削，这是使帝国主义国家能够避免危机全部影响的最重要因素。

这个“技术革命”论点是彻底的修正主义。如果认为阿尔巴尼亚党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可以想象，帝国主义者可以无限地寻找新的技术领域来继续这一“革命”并将其剩余资本进行再投资。这一理论这也违背了帝国主义阻碍生产力（尽管取得了某些技术进步）这一更重要的根本前提，而霍查在我们一直在讨论的这一章中仅将其此问题简化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  
**译者按：**由于该部分谈论国际局势，涉及一系列“矛盾”的表述，其含义容易混淆。为准确起见，译者查阅了《矛盾论》和反修纲领性文献《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中英文版本，并做了仔细对照。几个英文词汇及相应中文翻译说明如下：

**principal contradiction**—主要矛盾，《矛盾论》中写道：“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该文中译法与《矛盾论》英文译法相同。

**basic contradiction**—基本矛盾，毛主席在《矛盾论》中以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人性之间的矛盾为例加以说明。该文中译法与《矛盾论》英文译法相同。

**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s**—基础矛盾，《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写道“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向来认为，这些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英文译本中“基本矛盾”对应译为“**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但是很明显这四个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的社会性和占有制的私人人性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考虑到《矛盾论》对马列主义哲学发展的意义以及毛选英文翻译的高质量和严密性，此处将其译为“基础矛盾”加以区分。

**major contradiction**—重大矛盾，《恩维尔·霍查的〈帝国主义与革命〉——谬误从始至终》中以此概念，而非“基础矛盾”（**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s**），来描述“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四个矛盾。也就是说，作者没有盲目采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的提法。译者认为这个观点，以及自己用“重大矛盾”来翻译是较为正确的。这样也可以与《矛盾论》的表达互相吻合。深入分析以上四个概念的哲学含义以及内在区别显然已经远超本译文范畴，也不打算在此处进一步展开，但是通过举例和说明，读者或许可以体会几个词语间的微妙差别。

## 二、霍查的“两个世界”论点

霍查所作分析中的关键，可以说是“两个世界理论”——“世界分为两部分，资本主义世界与社会主义世界”[1]，或者如他所说：

“十月革命胜利后，尽管当时社会主义仅在一个国家中取得了胜利，列宁和斯大林却认为在我们时代有两个世界：社会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2]（霍查的重点）

霍查的这一表述在表面上听起来是无比革命，（…特别是与一些抹杀阶级的战略相比更是如此。…）但归根结底，霍查的路线远不是革命的。他将整个世界简化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倾向是形而上学的，而这种形而上学正是为充斥着修正主义，甚至是经典托洛茨基派公式的完全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此处世界观指对世界局势的看法，而非哲学意义上的词语——译者注）打下了基础。

霍查在整本书中不断地告诉我们考茨基是完全错误的，想必他是真诚的吧。但是经过仔细检查，会发现霍查实际上认为考茨基仅仅错在过早的鼓吹了“超帝国主义”或“超级帝国主义论”。读者也许会对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所引用考茨基 1915 年的一段话感兴趣：

“考茨基说：“……现在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会不会被一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所取代，这种新的超帝国主义的政策，将以实行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来代替各国金融资本的相互斗争。不管怎样，资本主义的这样一个新阶段是可以设想的。至于它能否实现，现在还没有足够的前提对此作出判断。”[3]

请注意，考茨基并没有否认帝国主义会剥削世界；只是他认为帝国主义也许可以理性的做到这一点，他们之间不会因此爆发战争。而根据霍查的说法，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改变了帝国主义的性质，因此今天的帝国主义对于世界范围内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之恐惧甚于其内部矛盾！让我们详细引用霍查的话，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美帝国主义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并且正在拼命维护世界霸权，这是为了捍卫资本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制度，为了摆脱并控制危机并把损失降到最低。他们已经并且正在努力阻止人民和无产阶级实现其解放的革命愿望。美帝国主义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控制着它的伙伴，在实现这些目标的斗争中起着主要的作用。”

“人民与革命之敌希望造成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由于世界上发生的变化和社会主义遭受的损失，情况与过去完全不同。因此尽管美帝国主义和世界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彼此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它们都在寻求一种混合百货公司（Vivendi），一个混合的“新社会”，使得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制度振作起来，避免革命，继续以新形式和新方法压迫剥削人民。” [4]

霍查断言吉米·卡特于1977年5月22日在巴黎圣母院发表的主要外交政策声明就是这种“混合百货公司（Vivendi）”的证据。据霍查说，这个声明实际上谈论的是一种“新秩序”的尝试：美国和苏联可以协商摆脱所面对共同危机的办法，其中主要内容就是共同镇压革命。霍查说：

“美国总统今天在讲话中说：‘现在我们已经从持续恐共中摆脱出来。曾几何时，这种恐惧使我们与所有被同样恐惧所困扰的独裁者拥抱。’”

“当然，当我们这个时代最嗜血帝国主义的忠实代表卡特谈到‘摆脱恐共’时，他的‘共产主义’指的是南斯拉夫，赫鲁晓夫，（…）等披着共产主义面具的家伙。但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摆脱对真正共产主义的恐惧。相反，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对于真正共产主义的恐惧与日俱增。正是这种害怕和恐惧使帝国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相互拥抱，共同协调他们的计划并寻找最适当的形式以延长他们压迫和剥削统治的存在。” [5]

这就是霍查的底线—由于革命威胁的存在，超级大国以及所有帝国主义之间总体上勾结是主要的。他确实顺便提了下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美国需要遏制苏联霸权主义的发展。但是在一半的情况下，霍查谈到的争夺主导权的斗争是指**两个世界之间争夺主导权的斗争**，即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决。帝国主义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正在驱使世界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狂奔，然而这一绝对有必要提到的冲突却被霍查扔进了下水道。

据霍查讲，苏联和（…）实际上只是美国使自己免于革命的工具。紧接着上面引用到的那段话，霍查继续谈到：

“在经济，政治和军事危机深重的时刻，美国试图巩固帝国主义的胜利，而这是通过苏联，前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中现代修正主义的背叛而实现的，并且美帝国主义使这些国家充当反对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以及革命解放斗争中的绊脚石角色。” [6]

霍查针对上文提到的卡特演讲进一步谈到：

“美帝国主义认为（译者注：此处霍查著作中的“认为”采用现代时，表示1970年代末的状态）赫鲁晓夫式苏维埃体系是世界资本主义的胜利，虽然不能否认与其争夺霸权的矛盾及竞争的存在，但可由此推断发生冲突的威胁已经**减弱**。” [7]

如果这是在60年代，霍查先生说的还有道理。在资本主义复辟之初，“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确实发挥了缓解美苏之间矛盾的突出作用。当时资产阶级刚刚窃取国家政权，忙于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绝不挑战美国（也尚未完全面对帝国主义“扩张或死亡”的裁决）。他们在政治上向美国处处鞠躬，例如告诉人民不要发动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起义以避免和美国对抗。但是，世界已经变了。与霍查的论调相反，美国已经衰落多年一反对它的解放斗争使其付出代价，深化的帝国主义危机使其储备耗尽；而苏联资产阶级早已不再是先前含义上的“赫鲁晓夫派”，它必须扩大自己的帝国，必须为重新瓜分世界和增加自身储备而战。

如前所述，霍查承认军备竞赛，并以他的“政治经济学”给出了庸俗化的解释。但霍查也为这场竞赛提供了一个政治理由：

“（…有些国家…）煽动其与苏联的矛盾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美国所喜欢的，因为这使得他们可以间接告诉苏联：‘不管（…那些国家…）怎么说，你的主要敌人是它，而我们和你在一起，想要建立缓和、和平共处的关系。’另一方面，**虽然这些国家使人们相信他们在盼望和平，但却在武装自己，加强自己的霸权和军事团结，以对抗他们的敌人—革命**。这就是所有会议的目的，例如赫尔辛基会议和贝尔格莱德会议就是如此。这种会议没完没了地持续下去，就像拿破仑战败后以晚会和舞会著称的维也纳会议一样。” [8]

（…在霍查关于某个问题的特定章节中…），他对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并没有那么大的意义这一点给出了一个更详尽的理论阐述：

“马列主义阶级分析和事实表明，帝国主义势力和集团之间矛盾和裂痕的存在，绝不会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中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矛盾，或者或被压迫人民与其压迫者之间的矛盾掩盖掉或者将其置于次要地位。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正是这些最深刻的矛盾才是永恒的、不可调和的矛盾。” [9]

总体而言，马列主义者已经认识到世界上的四个重大矛盾（major contradiction）：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被压迫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在这些问题中，霍查似乎认为只有前三个是对抗性矛盾，而最后一个永远不可能是主要矛盾（principal contradiction）。在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的现阶段，对当前阶段做出定义并促使社会飞跃到一个新阶段的基本矛盾（basic contradiction）存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我们稍后会提到霍查从一开始就不理解**这个矛盾**，但现在的重点是他并不理解**其他矛盾**与基本矛盾的关系。主要问题在于抓住**主要矛盾**。由基本矛盾所定义的事物发展阶段上的某一点，主要矛盾对于基本矛盾的发展起决定和影响作用。因此，在一定时期内，以上四个矛盾中的任何一个都可能是主要矛盾，因此了解哪一个为主要矛盾十分重要。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主要矛盾是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世界范围内来看这一矛盾是最尖锐的，它影响了包括基本矛盾在内的所有其他矛盾的发展，并在事实上导致了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建立苏联这一条件的出现。（译者注：原文为“无产阶级夺取苏联国家政权”，此处略作调整。）



霍查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改写一番以支持他的两个世界的论点，他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归结为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阴谋。

“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被俄国十月革命给其带来的损失所激怒，于是结盟加强其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的手段以反对无产阶级新生政权以及马列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帝国主义者，反动资产阶级，欧洲和世界社会民主党，与其他资本政党一起，准备反苏战争。并且他们希特勒分子，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主义者一起准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10]

因此，在典型的霍查式风格中，20年历史被折衷的拼凑成一个直线事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被描述为1917年无产阶级政权胜利后，世界帝国主义对这个新生政权采用“战略”的延续。显然，关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他什么也没提！霍查还在其他一些地方提到，帝国主义如何勾结起来反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方面。关于上文提到的卡特讲话，霍查向我们解释道：“美国总统也承认，过去由于恐共，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者拥抱并支持墨索里尼，希特勒，裕仁，佛朗哥等法西斯独裁者。这些在各自国家里的法西斯专政，是资产阶级和世界帝国主义反对列宁和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以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武器。” [11]

当然，卡特并没有承认（美帝国主义）与墨索里尼、希特勒等人的勾结（即便到了在战争期间也有往来的地步，显然这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方面！）与卡特蛊惑人心的“人权”运动相反，被大肆炫耀的一些国家的“民主”形式已经取代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已成为实际上保持美国统治的一种手段。 [12]

诚然，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是对帝国主义的威胁。十分之一的世界摆脱了资产阶级统治（随着苏联社会主义的胜利），随后进一步达到四分之一（加上中国和东欧国家的胜利），这是一个真正可怕的威胁。为什么？因为帝国主义无法再“自由”地争夺占地球很大部分土地的支配权，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是世界革命的政治堡垒，不仅为世界各地革命提供物质支援和政治援助，是资本主义奴役秩序在世界大片地区不复存在的活生生案例。但是，即便无产阶级在超过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掌握政权——这也并没有也不可能使得资本主义在其最高、最颓废的阶段变得更加理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斯大林不得不在苏联处理类似的问题。尽管斯大林的回答略有偏差，但是仍然比他所谓的学生霍查正确得多。

“某些同志断定说，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国际条件的发展，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已经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美国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控制到了这种程度，能够不让它们互相作战和彼此削弱；资本主义的先进分子对于给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带来严重损害的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已经汲取到这种程度，不会让自己再把资本主义国家卷入相互间的战争，一由于这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便不再是不可避免的了。

这些同志错了。他们只看见显露在表面上的外部现象，而没有看见那些暂时还没有明显地发生作用、但终究会决定事变进程的潜在力量……

有人说，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从理论上讲来，这当然是对的。这不仅在现时、在目前是对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也是对的。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者们也多少懂得的。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究不是从对苏联作战开始，而是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开始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却在被打败后，经过这么十五至二十年的工夫，又从奴役下挣脱出来，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作为一个强国站立起来并站住了脚。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并提高它的军事经济潜力的不是别人，而正是英国和美国。当然，英国和美国帮助德国在经济上站立起来，意在指使德国站立起来之后反对苏联，即利用它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然而，德国却首先用自己的力量去反对英、法、美集团。而当希特勒德国向苏联宣战的时候，英、法、美集团不仅没有与希特勒德国联合起来，反而不得不同苏联结成联盟来反对希特勒德国。

可见，当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 [13]

斯大林提法的缺点是他的并列性：“理论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比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更尖锐，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斯大林在这里的意思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利益截然相反，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提法的弱点在于，仅仅谈到“实践”证明帝国主义之间矛盾有时会尖锐化，而没有指出这个现象根植于资本主义阶级的特定特征。尽管有着大规模的国际往来，但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截然不同，这个阶级的利益仍然在**民族**的框架内，此阶级与他们的对手—其他“伟大”国家内的同一阶级，为了争夺世界这一战利品，为了作为帝国主义的**生存**下去，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霍查确实为世界大战的可能性留有余地，但是他对于这场战争性质的看法显然是错误的。他说：“马列主义告诉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永久的、根本性的以及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是两个利益截然对立的阶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矛盾的反映。世界范围内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此矛盾就像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始终。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是剥削者之间的矛盾，是有着共同基本利益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因此，无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多么剧烈，世界帝国主义或它的各部分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侵略行动在任何时刻都始终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帝国主义之间的裂痕，帝国主义内部的争吵和冲突，最多只能削弱或者暂时推迟帝国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国家行动的危险性。因此，利用敌人队伍中的这些矛盾，虽然对（社会主义）国家有利，但不能消除这种危险。” [14]

这一逻辑导致霍查得出结论：如果世界大战真的爆发了，它的主要性质就是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对决。（译者注：霍查认为斯大林去世后，特别是1956年之后，世界上只有阿尔巴尼亚算得上社会主义国家。）

“因此，我们党反复强调，任何低估社会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列强和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做法，任何低估后者对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采取侵略行动的危险性的做法，任何认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极为尖锐的矛盾导致它们不能对我们的祖国采取此类行动因此可以放松警惕的做法，将导致非常危险的后果。” [15]

当然，据我们所知，至少对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没有人会认为帝国主义间的争夺将以某种方式阻止他们对阿尔巴尼亚的侵略，在世界大战期间更是如此。但霍查想要说明的却是，如果战争爆发而阿尔巴尼亚遭受侵略，帝国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祖国”就是战争的根源及特点。

---

---

霍查一定会确信考茨基的错误仅在于过早的提出“超帝国主义论”。

---

---

因此总的来说，霍查提出了超帝国主义论的观点：由于这种超帝国主义同社会主义与世界革命的矛盾，使其免于**帝国主义间**一切形式的内部战争。如果不是（…一些国家…）的好战政策，这种情况在将来的一段时间里仍然可以保持下去。也许霍查推测，帝国主义不论如何已经在即将超过 30 年的时间里避免世界大战的发生（暗示苏联自从 1956 年以来一直是一个帝国主义超级大国 [16]），帝国主义内部的战争也没有爆发。所以如果现在爆发了战争，一定是（…一些国家…）的煽动导致的，而入侵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将会是战争的主要目标。

霍查将国际局势简化为阿尔巴尼亚与帝国主义列强（包括（…））之间矛盾的尝试，是不是被我们夸大了？那些接受霍查路线的人们会着重指出，虽然霍查可能低估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但他确实认识到世界各地的阶级斗争正在进行着。霍查的支持者（或者调和者）可能会辩称，霍查不是仅认识到了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引用许多言论表明霍查承认（至少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和受压迫群众的矛盾（译者注：霍查不承认社会主义下存在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对象只是老剥削阶级残余、新生资产阶级分子以及帝国主义间谍，这也是霍查派和毛派的一个重大理论分歧。）；并且霍查支持世界各地的革命，没有像（…一些国家…）那样对帝国主义投降。因此许多人认为革命者此时仍应坚持承认霍查的贡献。

然而霍查虽然口头承认了三种不同的矛盾，但在现实中却把它们混为一谈。实际上霍查不理解的是，在这个时代世界上只有一个基本矛盾，那就是私人所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并以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对决的政治形式表现出来。另外的三个矛盾：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竞争，都是从这种矛盾中产生的（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或在某个特定的国家内，这些矛盾中的一种在某一时刻可能是**主要矛盾**。霍查却不这样看，他说：

“如果（…一些人…）在‘理论上’关于矛盾有过并仍然有很多话要说，那么他们就不应该只谈利用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以及与帝国主义达成妥协，而应该首先谈谈我们时代的基础矛盾（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s）：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被压迫人民和民族与两个超级大国和整个世界帝国主义的矛盾，以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 [17]

霍查在这里明确地说，只有后三种矛盾才是我们时代的基础矛盾。这不是小的词汇问题，而是用折衷主义代替辩证法的“错误”，将马列主义对世界正在发生事件的客观分析替换为服务于他（或其他倡导这条路线的人）所希望获取利益的实用主义。霍查以反对（…某些战略…）的名义，把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矛盾从基础矛盾的行列中去掉。（译者注：这与得到霍查当时认同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的提法也是违背的。）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两个世界”理论，将所有剩余的矛盾放在一起，最终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总是**主要（principal）**的。他以革命的名义反对（…某些战略…），但他自己的“两个世界”的大杂烩同样是修正主义的，并不能推进革命。

## 二、霍查与民族解放斗争

前面提到的那篇发表在《共产主义者》上的文章已经指出：霍查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斗争，而非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视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basic contradiction）；将外因看作社会主义下阶级斗争的基础（译者注：指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主要并非来自社会主义内部的自身矛盾），否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质的差别，等等。由于霍查对这个问题的立场直接与他对于毛泽东和（…）的攻击有关，并且我们在《共产主义者》（译者注：指《反击教条修正主义者对毛泽东的进攻——评恩维尔·霍查的〈帝国主义与革命〉》）中已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在本文中不再涉及这个问题。我们还想请读者参考该文章的第一节，文中揭露了霍查否认被压迫民族进行民主反帝阶段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低估反封建斗争对此阶段的意义，完全反对人民战争的军事战略，以及在类似中国这样的国家里把无产阶级领导权和动员农民作为革命主力军对立起来等错误观点。所有这些都表明，尤其在分析中国革命时，霍查站在了托派、王明和苏联修正主义者的立场上。《共产主义者》这篇文章正确地指出，霍查的这种愚蠢观点不仅局限于中国革命，而且延伸到他对被压迫人民和民族斗争的整体看法上。

当然，霍查并没有在霓虹灯上宣传这种垃圾货色。他试图掩盖自己，（…），让自己看起来还不错。如果有人想用形式逻辑来代替辩证法，（…而又不喜欢一些路线…，）那么霍查绝对值得期待。但是，真实世界并不是作为（…某路线…）逻辑上的彻底反面而存在的。虽然他们的（…某战略…）战略是完全反动的，但抹杀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的差别也同样反动。与霍查观点相反，列宁和斯大林在民族问题上都没有把世界简单地归结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两个世界”。关于自决问题或民族问题，列宁当时描述了“三种不同类型的国家”：

“第一类是西欧（以及美洲）的各先进国家，在那里，民族运动是**过去**的事情。第二类是东欧，在那里，民族运动是**现在**的事情。第三类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在那里，民族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将来**的事情。” [1]

从那时以来事情有所发展，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民族问题曾经是将来的事情，但现在已成为问题；只是这些国家目前通常以新殖民地而不是直接殖民地形式被统治着。（列宁当年的现实问题——东欧的民族问题不再那么重要）。

列宁当时批判不支持民族自决权的“帝国主义经济主义”时说，这等同于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号召“捍卫祖国”，并就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被压迫民族就不可能从帝国主义控制下获得真正解放的基础这一论点谈到：

“在西欧各国民族运动是早已过去的事情。在英、法、德等国，“祖国”已经唱完自己的歌了，已经扮演过自己的历史角色了，也就是说，在那里，不可能再有进步的、能唤起新的人民群众参加新的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民族运动了。在那里，提到历史日程上来的问题，不是从封建主义或从宗法制的蒙昧状态过渡到民族进步，过渡到文明的和政治上自由的祖国，而是从已经过时的、资本主义过度成熟的“祖国”过渡到社会主义。” [2]（着重号为作者所加。）

列宁进一步谈到：

“在这些先进国家（英、法、德等国）里，民族问题早就解决了，民族共同体早已过时了，在客观上已不存在‘全民族的任务’。因此现在只有在这些国家里，才可以“炸毁”民族共同体，建立阶级共同体。

在不发达的国家里，在我们（我们的提纲第6条中）列为第二类和第三类的国家里，也就是在整个东欧和一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情形就不同了。这里的民族通常还是受压迫的、资本主义不发达的民族。在这些民族中**客观上**还有全民族的任务，即民主的任务，**推翻异族压迫的任务**。” [3]

因此，被压迫民族的第一步主要是从半封建制度或其他形式的强制性落后过渡到“民族进步”，他们有“推翻外国压迫的民主任务”。

但是在霍查那里，一切都混为一谈。他口口声声说要分两个阶段，但是对被压迫民族革命的第一阶段与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却几乎不做任何区别！在整本书中，他不断地将消灭剥削与同时驱逐这些国家中的外国势力作为革命第一阶段任务的一部分。他这样说：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帝国主义条件下，不仅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且在被压迫国家和附属国，革命的主要内部敌人都是处在资本主义秩序顶端的当地大资产阶级。他们用竭尽全力用暴力、压迫，煽动和欺骗等手段保持它的统治和特权地位，把危害其国家政权和阶级利益的任何工人阶级运动都扼杀和消灭在最微弱萌芽状态。” [4]

并且：

“（…一些…）领导人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在‘第三世界’中，存在着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和被奴役的、贫困的、赤贫的农民，另一方面是剥削压榨人民的资本家和地主。不指出所谓第三世界的这种阶级情况，不指出存在的对立，就意味着对马列主义的修正和对资本主义的捍卫。在所谓的第三世界里，一般说来掌权的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的阶级利益，通过对国家进行剥削，对穷人进行剥削和压迫来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使人民永远处于奴役和痛苦之中。” [5]

以及：

“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国家和‘第二世界’国家，都是**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这样的**同一种社会力量**在统治无产阶级和人民，必须加以消灭。在这里，主要的动力也是无产阶级。” [6]

霍查对于（…某些人…）拒绝做任何阶级分析的批判是正确的，这的确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但是霍查关于“资产阶级”掌权的论点只有一半是正确的，忽视了**民族被征服**这一特征，并且他认为在先进的资本主义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中均是**完全相同的社会力量**在掌权的这一前提是荒谬的。

帝国主义统治下的殖民地和**新殖民地**必须经历两个阶段的革命，不仅仅是因为这些国家中外国帝国主义的存在（霍查的确多次指出这些国家中大量外国投资，特别是来自美国、欧洲和苏联投资的存在，这将在稍后讨论），更是因为帝国主义对这些国家的压迫意味着该民族被征服（不管是公开的还是以新殖民地的形式），阻碍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

这种统治意味着，在大多数这些国家中它或多或少地支持封建或半封建生产关系，并且总体上排除了当地资产阶级利用本民族市场，剥削本民族国家的可能性。帝国主义与代表旧封建社会的地主结盟，使农民受到比以前更大的压迫，阻碍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当然，帝国主义也残酷剥削工人阶级、压榨城市小资产阶级，并且在这些国家中确实创造出一类帮凶（或买办）资产阶级。由于所有这些原因，被压迫国家革命的主要目标是**帝国主义**，而其他阶级所处角色主要取决于它们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霍查不仅忽视了革命两个阶段的物质基础，而且显然不同意以上观点。刊登在《共产主义者》上的文章明确指出了霍查如何忽视农民这一在许

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话)被压迫国家[7]中占据中心地位的问题,以及他对于毛泽东(以及列宁和斯大林)对被压迫国家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并且在第一阶段中革命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性质这一分析的异议。[8]

顺便说一句,霍查曾提到,“中农以及与外国资本缺乏联系、渴望国家独立发展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也可以是无产阶级的同盟者。”[9]

然而,当霍查批评毛泽东在中国号召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时,其观点却和上文截然相反。霍查不断强调消灭剥削是这些革命第一阶段的一部分。的确,由于领导解放斗争或者掌握政权的资产阶级,不管其最初爱国与否,迟早要向帝国主义投降,因此霍查的路线也许有一定的吸引力。并在霍查的观点似乎至少一半正确,因为在谈到(…一些人…)正在努力将“第三世界”国家头目“组织起来”时,他摆明了自己的立场。但是,在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国家中,这种把“反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毕其功于一役的尝试(译者注:原文为“反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单一阶段的革命)仍然是失败的秘诀,将会与中国曾经实施的王明路线产生同样后果。[10]

如果我们看看霍查书里所谈在实践中的含义,我们就能对他的路线有更多了解。霍查确实对印度尼西亚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他说:

“为了平息亚洲国家的革命和解放斗争,并为其霸权主义和扩张主义计划的实现开辟道路,苏修和(…)彼此激烈竞争,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在从事肮脏的活动:分裂和摧毁这些国家里的共产党以及热爱革命和自由的力量。这一活动是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受灾难以及是印度共产党遭受分裂和破坏的主要原因之一。【译者注:印度共产党(CPI)在60年代大论战影响下发生分裂。右派继续盗用CPI名义,实行吹捧尼赫鲁、无条件跟随苏修的右倾路线;左派以及中派组建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CPI(M))。但CPI(M)领导拒绝彻底批判苏修,并很快陷入议会泥潭,镇压农民起义。随后该党内左派分裂出来,组织武装斗争并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斗争一直延续至今,在21世纪初多个革命派组织合并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苏修和(…)主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同当地反动资产阶级结成联盟、达成团结,然而归根结底他们都是在争取赢得统治资产阶级的友谊以达到自己的目的。”[11]

霍查提到的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遭受的灾难发生于1965年。当时美帝国主义发动的政变使得苏加诺下台,并以反动的苏哈托将军取而代之。政变发生后,据估计在印度尼西亚有多达100万共产党人、革命者及进步人士遭到屠杀。(…但是当时发生的并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者之间的竞争…),(…而是与一些人的“建议”有关…, )这项“建议”是将其政党组织成一个人民群众团体,放弃武装斗争,在印度尼西亚朝着通往社会主义的议会道路努力,与民族资产阶级(以苏加诺为代表)合并。而由中国党推行所谓“分裂”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与机会主义斗争的问题。

中国党的革命路线,通过与苏联修正主义者的一系列论战而得到推广,并且当时正在帮助世界各地的各个党和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摆脱苏联所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控制!(霍查哀嚎“分裂”,恰恰暴露了他对于执政共产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唯心主义观点,并且霍查将其观点应用于非执政党的党内斗争,得出了反动的结论:这等同于是在反对“分裂”的名义下向机会主义投降。)这也进一步暴露了霍查仅仅在口头上反对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理论,因为在实践中,根据霍查的逻辑,一个“真正的”政党不会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发生分裂!(译者注:指霍查拒绝通过另立新党的方式来与修正主义作斗争,因此他的反对仅仅停留在口头上。)

简单地介绍下相关事情的来龙去脉。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印度尼西亚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帝民主斗争。民族资产阶级(苏加诺等)一直是这场斗争的领导。由于其在反抗荷兰帝国主义和日本占领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印尼共产党(PKI)得到人民支持因此基础强大,但它由于路线错误未能引导这一阶段的革命走向胜利。正如 PKI 所说:

“这种理论上的弱点和无法对世界和印度尼西亚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的结果是, PKI 无法利用 1945 年八月革命所提供的这个极为有利的机会来克服其不足。PKI 没有坚持领导反对荷兰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没有发展与农民民主运动相结合的游击战以赢得了农民的全力支持,而这是战胜荷兰帝国主义的必经之路。相反, PKI 甚至赞同并奉行夏赫里尔(Sjahrir)的社会党右翼的反动妥协政策。PKI 没有通过领导农村的反封建斗争来建立工农联盟,也没有在这种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同一切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PKI 非但没有巩固自己的力量,反而使自己的角色退居幕后。这就是为什么 1945 年的八月革命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进行,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最后没有达到目的。” [12]

因此,在战胜荷兰之后,反动的封建买办国家机器**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建立了一个包括反封建、反帝国主义分子(有时甚至包括 PKI)在内的联合政府,但实际上这个政府代表着封建买办的利益。自然,民族资产阶级在政府中起着动摇的作用。PKI 错误地把这些让步(事实上,人民的力量当时正在参与政府)当作该政府“亲人民”的方面,因此 PKI 应该立足其中。故而土地革命战争是没有必要的,党的先锋队角色可以取消,印尼很有可能通过议会方式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正如 PKI 后来总结的那样,“1945 年的八月革命本应该建立一个全新的国家,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由反帝反封建阶级**共同统治**的国家。这就是所谓的人民民主国家。” [13]

显然这里可以对印度尼西亚的经验谈的更多些,以上只是一个关于发生了什么和涉及到一些政治问题的粗略轮廓,很明显,PKI 的错误不在于承认苏加诺是爱国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的潜在一部分,而是与民族资产阶级搅在一起(跟在苏加诺后面),取消武装斗争问题,把政权的更迭和打碎反动派国家机器等混淆起来。只有托洛茨基派和霍查等头脑简单的反动路线,才会把 PKI 的错误归结于没有认识到苏加诺(爱国民族资产阶级)和苏哈托(美帝国主义买办)是“一样的”,因此得出结论,苏加诺应该是“革命目标。”(译者注:苏加诺在九三〇事件后被苏哈托赶下台,软禁直至去世。)正如 PKI 在政变后总结的那样:

“纠正党在民族资产阶级统一战线中的错误,并不意味着现在不需要同这个阶级团结。我们党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的基础上,把民族资产阶级争取到革命的一边去。” [14]

但即使抛开霍查对印度尼西亚历史的改写问题不谈,其他方面也暴露了他对现在正在进行着的民族解放斗争缺乏支持。当霍查该书第一次写成的时候,伊朗革命正在开始;而当 1978 年 12 月该书被重新编辑之时,伊朗革命正处于高潮。霍查显然对这场革命保持了沉默。(该书编者说:“自第一次出版以来发生的一些事件也已包括在内。”但伊朗革命不是其中之一!)

当然,无产阶级在斗争当前阶段并不具有“领导权”,这不仅对霍查的梦境式托派其意义成立,对于这个词的真正含义也是如此(虽然无产阶级力量过去和现在都在朝着这个目标壮大自己)。霍查不但没有提到撰写本文时发生的革命,而且书中有一部分似乎是一记反手耳光。因为在伊朗发生的任何类型的“斗争”中,他唯一提到的是:

“众所周知,美国石油公司和墨西哥政府之间旷日持久的斗争一直持续到 1938 年,以墨西哥政府的反对政策崩溃告终。英国石油垄断企业与伊朗政府之间的斗争也出现了类似的结果,导致了摩萨台(Mossadeq)的倒台。**这种毁灭性的冲突一直在进行,并以美国大型托拉斯的胜利而告终。**” [15]

我们是否有可以猜想下，也许霍查在他写这本书时只是把伊朗正在发生的群众高潮看作是一场“毁灭性的冲突”（…）？我们不这么认为，因为霍查绝对不支持伊朗的革命。事实上，他刻意不去提及或分析伊朗正在发生什么。当他批评（…一些人…）与伊朗国王或其政府打交道时，他至少有三、四次机会去谈谈这种斗争的存在。（…然而霍查却一次也没有…）

几个月前，阿尔巴尼亚党终于承认了伊朗革命。在伊朗新政府上台之后，与在群众运动高涨期间同样明显保持沉默的苏联人大约在同一时间，先后承认了霍梅尼—巴札甘（Khomeini-Bazargan）政府的成立。（资产阶级的建议中有一个有趣的附带说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坚持认为“正确使用石油武器”是推进革命的关键。[16]）（译者注：此处含义不十分明确。）伊朗的斗争不符合霍查任何关于民族解放斗争在其发展阶段应该是什么样子的理想化观点，因为所有的剥削阶级都不是目标，无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没有领导权，等等。）

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中所说的话，今天仍然适用：“民族运动的革命性完全不一定要以这个运动有无产阶级分子参加、有革命的或共和的纲领、有民主的基础为前提。”[17]这不是因为阶级意识使得工人阶级不想领导这些斗争，也不仅仅是因为这些运动削弱了帝国主义（这些运动的确做到了这一点！），而是由于无产阶级阶级意识在物质世界中发挥作用时，必须理解什么代表着进步，什么代表着反动，支持和团结真正的进步力量（绝非不加鉴别地或以尾巴主义的方式），以获得真正意义上的“领导权”，以领导一切阶级力量，在特定的阶段把革命推向前进，走向社会主义革命，并走向共产主义的最终胜利。

---

---

### 霍查以革命的名义反对“三个世界”（…）战略，但 他自己的“两个世界”大杂烩同样是修正主义。

---

---

虽然霍查认为最好不要明确攻击伊朗的斗争，在美国他的一些忠诚追随者（如马列主义组委会，信不信由你，现在被称为 CPUSA-ML）一直坚持这条路线，像每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和他的党派（译者注：原文为“母亲”）那样，号召把代表伊朗国王政权的巴赫蒂亚尔（Bakhtiar）和霍梅尼看作同样程度的革命对象。这种愚蠢的做法只会助长反动势力，客观上站在美帝国主义一边。如果当时在伊朗实行这样的路线，实际上会削弱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获得领导权的能力，增强霍梅尼的地位。

霍查“非常革命”的两个世界论点，连同他的“三个基础矛盾（fundamental contradiction）”，总体上抹杀了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特殊性，并宣扬这样的错误观点：不同类型国家的革命斗争基本相同，区别仅在于被压迫民族比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对付更多的外国统治。虽然偶尔提到“两个阶段”，但霍查把这两个阶段的内容合并为单一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反过来把社会主义革命的准则强加给这些被压迫民族。因此，霍查在很大程度上根据工人阶级的规模——他所要求的社会力量必须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来评估进行革命的潜力和革命问题，而不考虑这些国家本身的阶级构成和社会关系。因此，他的路线带有托派在这个问题上持有的唯心主义色彩（也带有明显的旧民族沙文主义色彩）。

霍查确实谈到亚非拉地区斗争“正在沸腾”，他还提到了亚洲正在进行的一些斗争，并表示拉丁美洲正处于一种革命性的形势当中（或许是因为拉丁美洲的工人阶级比其他许多不发达



国家的工人阶级要多?)但总的来说,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他的重点是在这些国家发生革命的困难(贯穿整个不发达世界,并针对每个大洲都重复讲了很多次)。虽然霍查使用了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薄弱环节”的提法来描述革命最有可能发生的地方,但这只是针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与被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毫无关系。这并不奇怪。如果这些国家一定要把霍查的理论应用于革命中去,在他们达成目标之前,地狱也许会变冷。(译者注:英文谚语,指永远无法实现)

霍查的“两个世界”理论,以及他把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混同为一个无产阶级—民族阶段的特点,听起来非常革命,但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条路线,如何以经典托洛茨基主义的形式导致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遭受挫折,是比较容易理解的。但同一条路线也可能导致更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

正如《共产主义者》那篇文章所指出的,这样的路线放弃了无产阶级争取民主革命领导权的必要性,否定了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资产阶级的革命,必然要有资产阶级的力量来争夺革命的领导权。从世界各地无数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这些资产阶级革命者往往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许多人甚至还加入了共产党,而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却仍然是资产阶级的。认识到革命分为两个阶段以及认识到阶级力量和阶级意识形态将发生冲突的事实,将使得真正的马列主义者(例如毛泽东)在第一阶段(或者说民主阶段)正确地认识这一事实并与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倾向作斗争,否则这些倾向会阻止革命彻底战胜帝国主义,阻止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霍查的**无产阶级民族主义**路线不仅理论上令人反感,还为不发达国家的各种“社会主义者”敞开了大门。这些“社会主义者”实际上放弃了反对外国统治的斗争任务,往往沦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者的工具。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人民的“社会主义”刽子手门格斯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 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与帝国主义战争

尽管霍查对席卷欧洲的革命形势高谈阔论,但他的革命秘诀并不比他的其他论点高明多少。霍查对工人阶级的定位很简单,他强调说:“最重要的群众组织是工会。”[1]接下来他解释道,大多数工会都是反革命组织,必须“打倒”。怎么打倒呢?“通过打入内部的方法对其进行斗争和渗透…”[2]霍查甚至为我们指出了真正的革命者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具备的政治方向。他告诉我们,“在任何情况下,目标必须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钢铁团结,而不仅仅是对抗老板…”还要全面与资产阶级做斗争吗?霍查表示,也不完全是这样:“(接霍查上面引用句子)而且还针对他们的代理人,工会头目!”[3]所有这一切的最终目标是“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会”[4]。

彻底驳斥这种经济主义和经典工团主义的胡言乱语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围绕这种错误,美国RCP已经对此种开展了广泛的辩论(并且将来很可能会继续开展更多)。这种偏差在各种修正主义者中间是很普遍的,同时也是对无产阶级和真正革命者队伍的一种很严重的自发阻力。不过,这里值得简短评论下。显然,工会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舞台,有时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舞台。尽管霍查警告马列主义者不要对工会主义者,改良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立场投降,但是,像霍查说的那样把促进建立“真正的无产阶级工会”作为一个**阶段的理论**,就像列宁时代的经济主义者把提倡在工人中间**建立**工会作为一个阶段同样荒谬。[5]霍查却表示,实现这一点是进行革命的先决条件!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霍查对工会的政治立场和最初的修正主义者一样,都是经济主义的。

霍查可能与过去的经济主义者有更多的相似之处。除了对工会组织的过度迷恋，以及他们将工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与雇主的斗争上(哦，对了，还有工会官员)；霍查关于“宣传和行动”[6]的即兴重复，与过去经济主义者关于宣传是解释资本主义制度如何运作的论点并没有什么不同。至于谈到“号召行动”的鼓动这一列宁在《怎么办？》批判的论点[7]，霍查甚至同样引用了被经济主义者用来反对列宁的那句马克思名言“一个行动胜过一打纲领”来进行论证。由于霍查把他关于“行动”的论点仅仅与恐怖分子的活动相对比，因此很难判断霍查对于经济主义者的所作所为是否完全理解。当霍查说阶级斗争“从简单形式到高级形式”[8]（也许是从经济到政治？）时，他从未解释其含义。但是，即使从最好的角度解释，霍查的“无产阶级工会主义”方向也与建立阶级自觉运动，为推翻资产阶级做准备没有什么关系。

然而，当涉及到这些国家的革命问题时，霍查还有其他一些错误，其严重程度不亚于前一段所述问题。这些问题都围绕着他对于帝国主义战争所持立场，而其在帝国主义国家内关于民族任务的故调重弹也与之紧密相关(这一点稍后会详细讨论)。

注意以下一点很重要，当霍查谈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中向革命形势发展的情形(或者霍查所臆想的已经存在的革命形势)以及在这些国家中进行革命的纲领时，他并没有强调无产阶级应该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做好准备(即准备内战)，也没有**任何**地方提到应对这种战争的**革命失败主义**态度。虽然(…针对某路线在欧洲的追随者…)呼吁投靠美帝国主义的行径，本节[9]中有一处引用了列宁的话，提出了在反动帝国主义战争面前，无产阶级的任务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论点。然而霍查本节中从未再次重复引用或者探讨列宁的话，只是抽象地反对帝国主义战争，而不是在世界大战危险与日俱增的具体背景下进行分析。如下面所述，他在这一节中的总体政治路线是错误的。)

显然，霍查对于共产党人与帝国主义战争相关的任务缺乏全面重视，这与其认为这样一场世界大战相当遥远，对于当前共产主义者的任务来说毫无意义的观点有关。霍查把革命危机与**今天**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危机相提并论，也与他淡化世界大战的威胁有关(也可能帮助我们理解他与经济主义的紧密关系)。

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微不足道的错误，但更可恨的是，霍查提出的关于世界大战的立场远非革命，恰恰相反是改良主义的，这与他关于帝国主义性质的考茨基主义观点相吻合。尽管霍查对(…一些人…)所宣扬的社会沙文主义进行了批判，但他的“保卫祖国”路线也许并非原创却更为精巧。该路线只是隐藏在与(…一些人…)论战背后故而不那么明显罢了。霍查著作中有两处谈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间战争的立场问题(除了上面引用到的列宁那段话之外)。首先，在更早提到该问题的部分，霍查说核战争在超级大国之间是不可避免的，今天不爆发明天也会爆发。在此处他说：

“当超级大国无法通过经济、意识形态和外交手段实现其掠夺性利益时，当矛盾恶化到最严重的程度时，当协议和‘改革’被证明无法解决这些矛盾时，它们之间的战争就开始了。因此，在这场战争中流血的人民必须竭尽全力，避免不知所措，抵制这场掠夺性的帝国主义战争以避免其扩大到全球规模。如果他们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把它变成一场解放战争并取得胜利。”[10]

霍查的章节“(…)成为超级大国的计划”是另一处主要与帝国主义战争相关的部分。我们将大段引用该部分中霍查论述，以使读者充分理解他的意思：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已经多次大声疾呼，揭露超级大国拼命传播其震耳欲聋的和平宣传只是为了让人民，让热爱自由的国家平静地睡去，让他们放松警惕，被幻像所迷惑，最后打他们一

个措手不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止一次地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美帝国主义和俄罗斯社会帝国主义正在把世界引向一场新的世界大战，而爆发这种战争的危险是真实的，决不是虚幻的。这种危险不能不引起世界各国人民、广大劳动群众、爱好和平的力量和国家、马列主义和进步人民的持续关注，他们在这种危险面前不能消极地袖手旁观。但是应该做些什么来阻止帝国主义战争贩子的罪恶之手呢？

这绝不可能通过向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屈膝投降，或者缓和对他们的斗争来实现。事实证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无原则的妥协和让步，并没有使美帝国主义更加驯服、更加规矩、更加和平，反而使其更加傲慢和贪婪。但是，马列主义并不会让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集团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国家或集团，也不会呼吁帝国主义战争，因为战争的受害者是人民。伟大的列宁指出，我们的政策不是为了煽动战争，而是为了防止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国家。

……他（列宁）说，如果我们真的把工人和农民赶去打仗，那就是犯罪。因此，我们所有的政治和宣传都是为了结束战争，而绝不是为了把国家推向战争。经验已经非常清楚地表明，社会主义革命是摆脱永恒战争的唯一出路。

因此，唯一正确的道路就是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和革命人民的革命行动，以防止帝国主义战争贩子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得手。马列主义者一向是而且现在仍然是非正义战争的最坚决的反对者。

列宁教导共产主义革命者，他们的职责是粉碎帝国主义的好战计划，防止战争的爆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必须把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动员起来，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解放战争。

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是刻在骨子里的，他们奴役世界的野心导致了战争。但是，虽然发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的是帝国主义者，但是无产阶级、人民、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却要为之付出鲜血的代价。这就是为什么马列主义者、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世界大战，并通过坚持不懈地斗争以挫败帝国主义的计划，使世界不致陷入新的屠杀。

因此，不能像（…一些人…）那样鼓吹帝国主义战争，而是必须进行斗争。马列主义者的任务就是发动无产阶级和世界人民进行斗争，反对侵略者，夺取侵略者手中的权力和特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一些人没有这么做，没有唯一努力，而是用他们的力量…）削弱和拖延革命，分裂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一组织和领导革命的马列主义政党。” [11]

尽管霍查提出无产阶级的责任是夺取资产阶级的权力，这似乎是正确的，他的立场有一些严重的错误，实际上阻碍无产阶级取得成功。首先是这一问题的大背景—霍查认为世界大战的迫近仅仅是由于（…一些人…）的煽动；其次，在没有革命的情况下，霍查高估了群众能够避免世界大战的能力；最后对于包括帝国主义之间战争在内的世界大战，霍查的纲领是发动一场“解放战争”。此外，霍查对于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观点也是错误的。

### 世界大战——（…）的煽动

霍查在世界大战问题上的观点陷入了极端的唯意志论。事实上，书中对世界大战问题最主要的论述就是在“（…）成为超级大国的计划”这一部分。霍查的观点是，（…）在煽动两个超级大国交战，这样它就可以渔翁得利，成为帝国主义超级大国。为了揭示他的观点与唯物主义对帝国主义战争根源的解释相差多远，来看看霍查写了什么：

“（…一些人…）的雄心壮志是尽快将自己的国家转变成一个超级大国，并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所谓的第三世界建立霸权，这促使他们把煽动帝国主义战争为其战略和外交政策基础。他们非常希望美国与苏联在欧洲发生正面冲突，在此期间，（…）将在相距遥远的安适距离上

对将要摧毁其两个主要竞争对手的原子大屠杀表示热烈欢迎，这将使其成为世界唯一的全权统治者。” [12]

并且应该指出的是，霍查这一提法甚至并非原创，因为这与苏修多年来用来掩盖帝国主义行径的路线基本相同。

霍查指出（…一些人…）的愿望是一场不针对其自身的世界大战，他确实说对了一半；但是从根本上说霍查是错的。即便存在这种“煽动”，世界大战并未爆发，并且（…这些人…）在决定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或如何进行战斗方面，不能起决定性作用。

霍查低估了帝国主义间竞争的深刻程度，这在他与（…一些人…）关于欧洲是两个超级大国之间战争焦点的争论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明。霍查不认为世界大战本质在于一个帝国主义集团为了生存对抗另一个帝国主义集团（或者如斯大林所说，他们必须毁灭彼此）。因此，欧洲虽然不是唯一的战争中心，但由于欧洲大陆上的发达生产力将无疑地使其成为一个关键的战场，而生产力的发展对每个集团控制世界其他地区都是至关重要的。与霍查观点相反，帝国主义危机的加深使得两个超级大国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向世界大战更快地狂奔，因此（…一些人的路线以及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世界大战日益增长的威胁的一种反应（当然是**资产阶级**的反应）。

虽然霍查主要通过一些引用谈了几句不消灭帝国主义就不能消灭战争的话，但他只是在一般意义上宣传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苏联修正主义在抽象的意义上也同意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但考虑到当今世界的**现实**形势，不是因为（…一些人…）的煽动，而是由于资本的运动规律导致超级大国距离世界大战越来越接近；因此无产阶级必须准备应对这些变化，把揭露和反对这些战争行动作为革命准备工作的一部分。同时，向世界大战局势的发展本身也与革命局势的发展紧密相关。

霍查提出了一个所谓的“煽动战争”与反对该举动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就是战争与和平之间的矛盾。但是实际上这一矛盾为帝国主义战争与革命之间的矛盾。或者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关于世界大战问题，无非是两种可能：一种是战争引起革命，一种是革命制止战争。”霍查的立场却助长了对世界大战改良主义的幻觉。（如果世界大战即将到来仅仅是因为一项政策的结果，那么就有可能（尽管不太容易）通过打败这项政策来避免世界大战，至少现实如此。）尽管个别战争可能由于人民的斗争而停止，但是这不可能阻止帝国主义走向世界大战的脚步。世界大战并不是一项帝国主义可以“废止”的政策，不管来自人民的压力多大都是如此。对于迈向世界大战的行为，必须揭露、反对并通过革命来与之进行军事斗争。但是觉悟的无产阶级不能被以下幻觉所迷惑：可以通过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行为，甚至于粉碎（…特定政策…），来避免世界大战。没有比超级大国里爆发革命（或者双方阵营里相当多的国家都爆发革命）来阻止帝国主义之间冲突的更有效方法了。霍查在书中以驳斥（…一些人…）恐吓人民屈服投降这一举动的名义，强调了相反的论点。但是，面对世界局势的发展，霍查强调的重点无疑是在解除武装。

### 霍查风格的保卫祖国

霍查至少没有宣传帝国主义下可能永久和平的荒谬论调，但就是在这里，霍查进一步陷入了考茨基主义的泥潭。霍查谈到了把帝国主义战争变成**解放战争**或**革命解放战争**，并且他认为无需对资本主义国家和半殖民地国家做出区分。霍查的这两个短句，除了他引用列宁的那句话之外，是整本书中唯一一次提到把战争变成革命的地方。这也许可以归咎于霍查在此用词不准确等原因，但即使是这样，在世界大战日益逼近，并且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修正主义者

努力将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描述为“侵略战争”与“民族自卫战争”之间对决的情况下,这就不仅仅是一个词汇选择的小问题,特别是考虑到霍查的总体分析和重点时就更是如此。

霍查批评(…一些人…)鼓吹“保卫祖国”的立场:

“当威廉二世的德国进攻法国和英国时,第二国际的首脑们主张‘保卫资产阶级祖国’。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都陷入了这个泥潭。列宁如何谴责这一点以及他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言论是众所周知的。现在,当(…一些人…)以捍卫民族独立的名义鼓吹欧洲人民与帝国主义团结时,他们也在做着和第二国际的拥护者同样的事情。与列宁的观点相反,对于两个超级大国已经在准备发动的未来核战争,他们进一步加以煽动;并对西欧无产阶级和人民发出“爱国”号召以便将其与资产阶级的“小”分歧(压迫、饥饿、谋杀、失业)搁置一边,不要威胁资产阶级国家政权,与北约,‘欧洲联合’,大资产阶级的欧洲共同市场的以及相关欧洲机构团结起来,只为了成为资产阶级训练有素的士兵以打击苏联。即使是第二国际也不可能比他们做得更好。”[1]

说得好,说得非常好。但是列宁对这种社会沙文主义的批判,霍查却没有深入探讨;他并没有真正理解“保卫祖国”路线的政治基础,也忽略了列宁所说的应该怎么做(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的,霍查只是认为被压迫民族的民族特性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只是在**量**上更大(译者注:指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上相同,不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新殖民地“更依赖”外国资本,因此“民主和反帝国主义任务”在革命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这使他对非超级大国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其革命中的民族和阶级特征进行了经典合二为一的描述。

但是霍查不仅无法理解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的现实基础,而且也并不完全理解对于帝国主义国家,民族问题是**过去**的事情。正如列宁所说,“这里的民族运动不能产生任何进步的东西。”正是由于霍查在这一点上的混淆,他才在把“爱国”这个词加在引号里去描述上面说的(…某…)路线。(译者注:指霍查并不认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里宣传“爱国主义”有什么不对,只不过有的路线在他看来并非真正的“爱国主义”。)霍查在他的书中始终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除了美国以外)的斗争涂抹上民族的油彩。因此,他谈到了欧洲人民的积极“爱国”力量[2])(译者注:霍查原文为:“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与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矛盾意味着加深它们之间的矛盾,鼓励帝国主义国家中的革命和**爱国势力**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维埃社会帝国主义…”,换言之,霍查支持二流帝国主义国家中的“爱国势力”反美),甚至倾向于把美帝国主义对欧洲乃至苏联的渗透看作是**民族征服**。既然战争是政治的延伸,那么他对于发达国家所主张的战争类型(**解放战争**)也就不足为奇了,这反映了他的“民族”纲领嘛。在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一节中,虽然引用了列宁关于用无产阶级革命回应反动帝国主义战争的话,霍查的这种混乱却暴露无遗。霍查对今天(…某些人…)在欧洲的追随者批评道:

“这些政党的主要口号,也是(…某…)政策的基本口号,就是在当前形势下,无产阶级的唯一和根本任务就是保卫民族独立,而民族独立据说只受到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威胁。他们几乎是逐字逐句地重复着放弃革命事业,代之以保卫资本主义祖国理论的第二国际首领们的口号。列宁揭露了这个错误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它不能保卫**真正的独立**,但是却助长了帝国主义间的战争。列宁明确地规定了真正革命者对待帝国主义集团之间冲突的立场应该是怎么样的。他写道:

‘社会主义者、革命的无产者、国际主义者的推论则不同:战争的性质(是反动战争还是革命战争)不取决于是谁进攻,“敌人”在谁的国境内,而取决于是哪一個阶级进行战争,这

场战争是哪一种政治的继续。如果这场战争是反动的帝国主义的战争，就是说，是由帝国主义的、强暴的、掠夺成性的反动资产阶级的两个世界集团进行的战争，那么任何一国的资产阶级（甚至小国的资产阶级）都成了掠夺的参加者，而我的任务，革命无产阶级的代表的任务，就是准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因为这是摆脱世界大厮杀惨祸的**唯一出路**。…

这才是国际主义，这才是国际主义者、革命工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任务。’

—列宁” [3]

霍查稍后谈到：

“与此同时，这些（…一些人…）的跟班也成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机构，特别是北约、欧洲共同市场等机构的热心捍卫者。他们认为这些机构是“捍卫独立”的主要保证。像（…一些人…）一样，他们粉饰和美化资本主义统治和扩张的支柱。它们支持的，恰恰是那些**实际上严重侵犯了它们国家独立和主权的组织**。” [4]

抱歉，霍查先生。在你看来虽然“保卫祖国”会掩盖战争的掠夺本质，**但是将**成为在这些国家保卫“真正独立”的口号—唯一的问题是，这些国家中的自卫，或者“保卫祖国”毫无进步性！这些国家本身（也许偶有一两个例外）已经到了依赖本国帝国主义掠夺和剥削的阶段（也许它们可能被其他更强大的帝国主义剥削甚至支配，在战争中它们也许会被掠夺等等，但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虽然在这些帝国主义国家中，对于美帝国主义对其进行扶持的角色应该进行揭露并与之斗争；但是鉴于这些国家已经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独立和主权的问题与即将到来的世界大战或革命都毫无关系。**就像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强调的那样**，美国在这些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有驻军也好，在战争期间这些国家甚至会遭受到军事侵略也好，都改变不了这一事实。

在分析霍查的路线时，仔细看看他的“引用”非常重要—通常被霍查省略的部分比他所罗列的部分更能说明问题。霍查不仅在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时是这样 [5]（译者注：霍查对毛泽东进行“批判”时，经常任意省略、割裂毛泽东著作原文；例如只引用前半句不引用后半句，以便歪曲他人原意后再进行诽谤攻击。），他还歪曲列宁的原意！在上面摘录的列宁语录中，霍查省略了以下两句话：

“我不应该从‘自己’国家的角度来推论（因为这是民族主义市侩这类可怜的笨蛋的推论，他不知道他是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手中的玩物），而应该从我**参加**准备、宣传和促进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角度来推论。” [6]

这是一个很大而且并非偶然的疏漏，因为它**恰恰**说明了霍查与列宁的差异所在。霍查认为工人阶级只把保卫“他们的祖国”的注意力放在抵御苏联可能的侵略上，是错误的；因为这不**符合**“真正独立”的利益：应该注意“他们的祖国”已经被美帝国主义所侵害。有人可能会说，霍查虽然倾向于替无产阶级披上帝国主义国家的斗篷，但他始终如一地强调对资产阶级进行革命，而不是像（…某些人…）所提倡的那样依靠资产阶级；因此，如果说他有什么错误的话，那也是小错误。但是，即使霍查强调绝不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站在一起，他仍然错过渡河之舟（译者注：英文谚语，指由于误解而犯错误。），因为他正在推行一个**民族的**，也就是一个**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

列宁也曾与他的一个同志面对着类似的问题。罗莎·卢森堡，尽管她曾对考茨基向德国资产阶级的投降行为进行坚决斗争，并在德国面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而工作，却在这个方向犯了类似的错误。她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无产阶级革命是“保卫祖国”的唯一

途径。针对德国社会沙文主义者主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下为革命工作就是抛弃祖国，而工人阶级必须坚定捍卫祖国等论调，卢森堡说：“相反地，无论在战争时期或平时时期，国家利益和无产阶级国际的阶级利益都是完全协调的，因为无论战争或和平都要求极其有力地展开阶级斗争，极其坚决地维护社会民主党的纲领。”[7]

列宁尖锐地批评了这种倾向。在这里我们引用列宁对此回应的一部分（列宁使用了代词“他”，因为罗莎·卢森堡用笔名“尤尼乌斯”（男名）写下了相关文章。）：

“他建议用民族纲领来“对抗”帝国主义战争。他建议先进阶级要面向过去，而不要面向未来！1793年和1848年，无论在法国、德国或整个欧洲，客观上提上日程的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这种**客观**的历史情况相适应的，是“真正民族的”纲领，即当时民主派的民族的**资产阶级纲领**，在1793年，资产阶级和平民中最革命分子曾经实行过这种纲领；而在1848年，马克思也代表整个先进的民主派宣布过这种纲领。当时在**客观上**同封建王朝战争相对抗的是革命民主战争、民族解放战争。那个时代的历史任务的内容就是这样的。

现在，对欧洲各先进的大国来说，客观情况不同了。要向前发展—如果撇开可能的、暂时的后退不说—只能走向**社会主义社会**，走向**社会主义革命**。从向前发展的观点看来，从先进阶级的观点看来，**客观上**能够对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战争、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的战争的，只有**反对**资产阶级的战争，也就是说，首先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争夺政权的国内战争，因为**没有**这种战争，就**不能**真正前进…”[8]

霍查在宣扬他把先进资本主义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任务合二为一的看法时，并未提到任何早期的资产阶级革命。相反，就像（…某些人…）那样，他提到了二战模式以宣传其民族革命纲领。霍查拼命强调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袭击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核心问题，他不断地从形而上学的角度坚持认为，无产阶级在苏联的失败并没有给世界带来什么真正的改变，再加上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他只提到了几句话（革命失败主义，等等），表明他选择了“二战”中保卫社会主义祖国与民族解放战争相结合的模式，例如成功的阿尔巴尼亚解放战争（在此处，霍查提醒我们，他们战术性地与英美帝国主义联合起来而没有向其投降，并特别指出了再次出现类似情况的可能性。）[9]

在今天的形势下，这种含蓄的、但是**在事实上**对于二战模式的推广是非常危险的。撇开阿尔巴尼亚及其社会特征不谈，这种分析掩盖了正在向今天逼近着的战争的基本特征。尽管霍查到处宣扬无产阶级革命，但如果战争来了，那将是“坏人”对“好人”的战争，那将是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战争，将是民族解放战争。霍查打着保卫社会主义和“真正捍卫”民族利益的旗号，要求无产阶级准备打一场反对美国入侵战争—毕竟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看来，美国侵略者才是他们的“主要敌人”。尽管霍查认为这种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威胁来自美国，但是他的“无产阶级民族主义”或“真正独立”路线如果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主义者所采用，会导致他们打一场对抗任何实际进犯“他们”国家入侵者（苏联也包括在内）的解放战争。（然后我们会看到霍查的“社会主义阵营”能持续多久！）（译者注：指霍查鼓吹各国共产党人放弃革命失败主义，采取“保卫祖国”的立场，实质上也是在捍卫仅包括“阿尔巴尼亚一个国家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

**霍查看到了一个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阵营，但是苏联不仅是这一阵营内部的一部分，甚至在实际上还被视为美国的新殖民地！**

然而霍查与罗莎·卢森堡并不属于同一阵营。卢森堡问题的根源在于某种程度上屈从于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她的总体路线却是号召德国无产阶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坚持革命失败主义的立场。霍查的路线却正是列宁所认为的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一点仅从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南斯拉夫是阿尔巴尼亚的邻国)所持有的民族主义观点就可以看出。在这本名为《**帝国主义与革命**》，而非《**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所面临的问题**》的书中，霍查以极大热情和长篇大论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进行攻击和批评，其程度远远超过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然而就意识形态上对于欧洲工人阶级和世界各地民族解放运动的渗透而言，苏联修正主义要更危险得多。)(译者注：霍查去世后，其遗孀 Nexhmi je 长期表态捍卫霍查遗产，反对霍查接班人“改旗易帜”；但却出于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立场，公开支持北约以科索沃问题为借口轰炸南斯拉夫，还声称这是效法列宁；当时在左翼运动中引起激烈争议。)

霍查把民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结合了起来，其形式就是把一切都形而上地纳入“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之中。该形式也出现在他的唯心主义论点之中，那就是即便资产阶级统治在苏联(…以及今天的其他地方…)重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主义阵营也没有任何改变。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乃至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同世界范围内的历史性的向共产主义前进的斗争是不一样的。它不等于整个前进过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从属于整体。保卫无产阶级国家不是绝对的，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不是保护已进入社会主义阶段的国家的主权。无产阶级的目标是世界共产主义，它的观点是国际主义，并以此来看待包括保卫社会主义国家不受帝国主义侵略在内的一切斗争。尽管这种保卫斗争十分重要，但是依然从属于这个世界范围的目标。把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同这一目标等同起来，或者主要从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观点来看待世界范围内的斗争(霍查“两个世界”的论点就是如此)，就会在国际主义的名义下滑入民族主义的泥潭。

像霍查那样[10]，谈论“即便只包括一个小国”的社会主义阵营，并使用这一论据将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群众对于社会主义的渴望和斗争包括在这一阵营之内，都是荒谬的。社会主义阵营只是指无产阶级在世界相当一部分地区掌握着国家政权，赋予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帝国主义一定自由，并满足其一定需要的重要物质力量。在二战中帝国主义入侵苏联的条件下，考虑到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在帝国主义国家中暂时调整阶级斗争，无产阶级暂时把争取社会主义放到第二位(不是取消)，以打败试图消灭无产阶级国家的帝国主义阵营。(然而这种“调整”往往导致将红旗落地，“国旗”高升的结果。)如果帝国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通过纳粹的入侵成功地推翻了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那将是全世界向共产主义前进道路上的重大打击。这不仅因为苏联是世界各地工人的榜样，也因为苏联的物质力量是革命的强大堡垒，是世界各地斗争的重要后备力量。

然而，霍查暗示入侵阿尔巴尼亚将改变世界大战的性质，并再一次**暗示**各地革命者把他们的战略和战术**建立**在保卫阿尔巴尼亚的基础上，这种看法是危险的。霍查确实并没有明确要求在发生战争的情况下，无产阶级把争取权力的斗争置于保卫阿尔巴尼亚之下；他只是把一切都融合到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中，让人们站在这条战线上。当然，阿尔巴尼亚民族在这个由两军对垒的简单世界里，是“好人”的领头人。

以国际主义的名义滑入民族主义，把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等同于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斗争，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大程度上已经发生了。因为德国已经入侵了社会主义的堡垒，因此必须与轴心国作战，并同其他帝国主义集团在战术上团结起来。但击败法西斯却被认为等同于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本身在走向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对苏联的威胁却被描述为英、法、美等**民族**在进行革命前的一个阶段必须击败的反动敌人。



霍查虽然对白劳德马上抨击一番[11]，但总体上还是接受了这个方向。他没有从无产阶级的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12]，而是把这些错误奉为神圣并陷得更深，把阿尔巴尼亚作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争夺主导权的巨大斗争的中心。在这一点上，他和（…一些人…）没有太大的不同——他只是用正统的外衣更彻底地掩盖他的民族主义。

对于那些在帝国主义发动反对社会主义祖国的侵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背景下）的情况下，为我们对社会主义祖国粗暴无礼的态度而感到不安的人们来说，他们最好考虑一下一战结束前，布尔什维克革命成功之后的情形。那时战争仍在进行，特别是德国正在入侵无产阶级国家。布尔什维克正确地站在了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上，觉悟了的无产阶级站立起来，在政治上与德国入侵作斗争。但是列宁没有呼吁交战国的无产阶级服从于这一点，没有呼吁每个人都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敌人当作主要敌人去进行斗争。

为什么？因为欧洲的革命形势正在迅速发展，如果采取这样的方针，其他地方的无产阶级立即取得胜利的真正可能性就会减少。（列宁曾希望俄国革命只是一连串胜利中的第一次胜利，而这些希望是建立在对客观条件的正确估计之上的。）事实上，许多国家都尝试过革命，但都没有成功。以法国革命者为例，如果因为苏俄正在对抗德国军队便要求他们与资产阶级联合起来，这就完全掩盖了战争的**主要特点仍然是**帝国主义者之间为瓜分世界而战这一事实。另外，帝国主义与苏俄的关系也是不确定的，即时的威胁也不只是仅来自德国方面。这些当然都是与二战入侵苏联不同的情况。但这**正是**关键所在。今天局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推行保卫阿尔巴尼亚是世界大战形势下的中心任务可以说是最彻底的唯心主义，因此这一做法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与霍查的论调相反，即便发生对阿尔巴尼亚的入侵，也绝不会改变这场战争的特征。）

## 五、霍查与苏联

如果对于霍查推行“美帝国主义更危险”这一论点有怀疑的话，不妨看看他对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特点是怎么说的。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霍查尽管也谈到了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但是他却在鼓吹苏联附属于美国、被支配于美国、主权受到来自美国的威胁等等论调。这一点明确表明，霍查已经疯了。

霍查巧妙地引用了列宁反驳考茨基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观点的论点，并向我们展示了他所认为非常遥远的世界大战是如何掠夺成性的。只是这种掠夺成性，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将会是对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的掠夺，也将会是对苏联的掠夺，而不是对所有帝国主义的掠夺！

大段引用霍查的原话是很有用的，包括他对列宁的引用。因为这可以展示他是如何投机取巧地引用经典著作中的一段话，反过来却在阐述中提出相反的观点。霍查说：

“列宁在与考茨基的辩论中说：

‘所以，资本主义现实中的（而不是英国牧师或德国“马克思主义者”考茨基的庸俗的小市民幻想中的）“国际帝国主义的”或“超帝国主义的”联盟，不管形式如何，不管是一个帝国主义联盟去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联盟，还是**所有**帝国主义大国结成一个总联盟，都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

列宁的这些教导与现状非常相关。现在，（…一些人…）谈论着，并狂热地力图建立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法西斯主义者、封建主、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政权组成的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广阔世界阵线和联盟。

列宁强调，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联盟是可能的，**但帝国主义国家联盟建立的唯一目的就是共同粉碎革命和社会主义，共同掠夺殖民地、附属国和半附属国。**” [1]

霍查肯定认为，没有人愿意去认真阅读或理解列宁的这句话。列宁在与考茨基的辩论中强调的却是与霍查论点相反的方面。列宁并没有说帝国主义要联合起来掠夺任何东西，而是认为帝国主义之间的停战（无论是集团间的还是一切帝国主义之间的）只不过是帝国主义**相互**战争间歇时**彼此**之间的停战，战争则是世界掠夺者之间的战争。与列宁的观点恰恰相反，霍查却在鼓吹一种新类型的考茨基主义，描述了这样一幅情景：所有的法西斯分子、封建主、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只是不包括苏联，虽然它是两个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和政权组成了大联盟，共同粉碎革命和社会主义（应读作：阿尔巴尼亚），共同掠夺殖民地和半独立国家（也许包括苏联！）。

一半时间里，阿尔巴尼亚人称苏联为帝国主义，另一半时间里，他们认为苏联具有附属国的性质。不变的是，霍查始终认为苏联不过是一种工具，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2]，很明显这与苏联是霸权“（与美帝相当的）同等竞争者”的认识相违背，只是霍查很少提及这一点。虽然霍查用更多的革命词汇和更多的“正统”外衣来掩盖自己的实质，但是他的“两个世界”论点只是与（…一些人的理论…）相对立的一种资产阶级逻辑。如果说（…一些人…）狭隘的民族主义利益让他们现在通过（…特定战略…）来跟随、鼓吹美帝国主义，那么同样也可以得出结论：霍查的“两个世界”理论肯定同样是在追随苏联。

霍查对于苏联战争准备的整个论述非常有趣。例如，他说：“很可能是美国的政策和（…）本身的错误战略**促使苏联进一步加强其军事力量**，而作为帝国主义大国，它首先攻击（…）。” [3]或者“问题是，美国军事潜力的增长相对削弱了苏联的战斗力和侵略力量，**迫使苏联逐步追随美国，以平衡其军事潜力和侵略力量。** [4]”当这些令人讨厌的形容词被删除后，剩下的就是苏联为自己的战争准备做出的辩解——他们是被美国和（…）“逼”出来的，目的只是为了使世界上的强权对比获得“平衡”！

阿尔巴尼亚的立场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路线相契合的倾向，已经表现在许多特殊问题以及整体国际路线的共同特征上。例如，大多数读者肯定都熟悉霍查对越南在苏联支持下入侵柬埔寨的行为表示完全赞同的立场，但是霍查对苏联在中东所持立场表示支持可能更令人吃惊。

有趣的是，霍查不断的攻击（…一些人…），因为在谈到“第三世界”时，（…他们…）仅仅看到了国家。（译者注：霍查指他批评的对象无视阶级层面。）然而在霍查关于阿拉伯世界的主要章节中，他完全陷入了“国家”立场。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霍查含蓄地站在了支持苏联“小国方案”立场的阵营一边。（译者注：“小国方案”指给巴勒斯坦人部分土地建国，但承认以色列国存在。苏修鼓吹这一方案，而毛泽东时代中国视以色列为帝国主义产物，拒绝承认该政权并为巴勒斯坦游击队提供援助。）

霍查说：

“以色列这一美帝国主义最嗜血的工具，已经成为阿拉伯人民前进路上的一个巨大的绊脚石。对以色列的斗争是所有阿拉伯人民面对的共同问题。然而在实践中，并非所有阿拉伯国家对于它们是否应该联合起来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斗争，以及这场反对它们共同敌人的斗争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性质看法一致。他们中的一些人常常从狭隘的民族主义角度来看待这场斗争。

我们不能同意这样的立场。我们坚持我们的立场，即以色列必须撤退到它自己的老巢，放弃它对阿拉伯国家所持有并进行的沙文主义、挑衅、进攻和侵略的态度以及行为。我们要求以色列放弃阿拉伯人的领土，要求巴勒斯坦人获得他们所有的民族权利，但我们绝不能接受以色列人民应该被消灭的立场。” [5]

完整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利，当然与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有一个可供撤回的“老巢”相冲突。对于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的人来说，没人说要把“以色列人”（因为霍查没有说犹太人，因此一定是指以色列国）赶入大海。霍查的这个小小议论对他来说却是一个新的要点。可能是霍查自己在祈祷在中东超级大国之间能够保持平衡，也可能是为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全部**民族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对“超级马克思主义者”先生来说太具有革命性。毕竟苏联需要尽快建立一些基地，一个小国等等。（这就是苏联推进小国方案的物质基础。）

在毛泽东思想和（…）的问题上，还有谁能和霍查有着同样的看法呢？还有谁能说是（…）在煽动世界大战，而不是盲目的帝国主义力量在推动苏联和美国走向世界大战？还有谁能说苏联穷兵黩武，是霍查所说那样，是由于美国强迫造成的？还有谁认为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才是当今世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矛盾的真正定义？

1975年10月苏联理论期刊《国际事务》发表了一篇题为《某国意识形态的转折》的文章中，苏联人谈到了（…一些东西…）（抱歉，恩维尔，你不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他们说：

“尽管1969年（…）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当前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但是第十次代表大会引用“舵手的指示”认为‘我们**仍然**（苏联人加了斜体）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在绝对新的条件下，用‘仍然’这个信口开河的词语来重复列宁对时代的定义，而这个定义是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前作出的；他们这么做其目的无疑是要抹杀苏联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世界历史意义。（…某些…）理论家们通过证伪列宁主义准则，然后用它来描述当代，力图证明他们对世界社会主义制度的否定是正确的。

此外，（…一些人…）还歪曲“时代”的定义，以证明他们煽动世界局势危险恶化的行为是正当的。因为他们说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和平政策的工具是不存在的，那么与另一场世界大战相关的紧张局势加剧是最有可能的结果，这‘自然’是当代的主要特征…”

苏联文章接着解释了（…对于世界的某种特殊划分是一种自己力图成为超级大国的阴谋…），（…一些人煽动苏联和美国之间的战争是为了自己的霸权主义目的…），等等。

苏联人谈到的社会主义对抗帝国主义的论点与霍查的论点稍有不同，因为前者强调伟大的社会主义苏联是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而霍查并不强调这一点；但他们的主要政治结论是相同的：自从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以来，塑造世界的是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世界大战并未真正到来，但由于（…一些人…）的霸权主义目的，还是有可能的。

霍查路线与苏联路线的相似之处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修正主义就是修正主义。苏联人用“马克思主义”来掩盖他们资产阶级统治和国家利益，霍查同样进行了相似的合二为一操作，两条路线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相似歪曲。（出于同样的原因，霍查路线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立场同样与（…）以及苏联相同，如社会主义下的阶级斗争问题，他们都不得不在这方面拒绝承认毛泽东的贡献，等等。[6]）除此之外，霍查在许多特定的政治问题上其路线与苏联吻合，因为霍查认为他的主要敌人是美国，特别是因为考虑到美国支持南斯拉夫这一阿尔巴尼亚最直

接的威胁，另外也有他认为此时来自苏联的威胁较小的原因。霍查的路线无疑为其与苏联的和解留下了很大可能。

霍查与苏联主要的政治分歧似乎是例如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霍查认为苏联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等问题上产生的。但在“和平过渡”问题上，由于与美国矛盾的尖锐化，苏联在世界上许多地方越来越拒绝这种形式的修正主义，例如在非洲。虽然霍查承认苏联对于民族解放斗争方面的态度有所改变，但总体上他还是强调了苏联路线的相反方面，即苏联坚持走和平过渡路线。然而由于苏联与美国之间矛盾愈发尖锐，当涉及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时，苏联修正主义很可能会拒绝这条“和平”之路。至少在苏联修正主义认为修正主义政党可能有机会通过其他非和平方式掌权的国家是这样。正如我们以印度尼西亚为例所指出的，霍查的机会主义使他忽视了反对这种“和平过渡”修正主义路线斗争的必要性，以便攻击更重大的问题，例如毛泽东思想！

即使在苏联是否为社会主义国家的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也不太可能成为与苏联团结的障碍。苏联人已经表现出他们可以容忍一些侮辱，只要人们在紧要关头和他们站在一起！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霍查已经描绘了这样一种情景，即头号坏人美帝国主义，将袭击头号好人阿尔巴尼亚，并将矛头指向美国的半附属代理人苏联。但除此之外，霍查迷恋于论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是苏联修正主义的本质（霍查知不知道赫鲁晓夫早已被苏联资产阶级所抛弃？），他在整本书中强调西方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投资是资本主义的基础，如果苏联抛弃了这种西方的“压迫”，如果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被更彻底地拒绝，那么这甚至会为社会主义的复兴敞开大门（只是无需经过无产阶级革命。）。（译者注：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一改赫鲁晓夫时期对西方妥协退让的“和平过渡、和平共处”路线，整顿文艺路线上的“靡靡之音”，表示斯大林时期不能全面否定，全力为苏修帝国的崛起而奋斗，进行全球扩张，对西方更加强硬；而霍查在这时还在鼓吹苏修的路线要害在于“软弱”而不在于“复辟”，显然是极端错误的。）

不难想象以下局势：苏联在斯大林身后恢复其“民族战争英雄”称号（当然，他们永远不可能维护斯大林的革命本质——但霍查也不可能），批评赫鲁晓夫向西方投降的政策以及公开放弃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等等。事实上有很多证据表明，这正是苏联计划要做的。特别是，如果把苏联和阿尔巴尼亚都对**南斯拉夫**抱有敌意这一点也放进来考虑，就很难看出苏阿**和解**还有什么障碍了！

霍查在他的书中甚至有两部分内容，让人觉得在苏联“恢复社会主义”在霍查看来并非不可能。其中一节，霍查对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贷款和援助的性质以及“经济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义务作了长篇解释。[7]虽然霍查认为现在这种“经济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还不存在，但他提出的问题似乎有直接的含义。（译者注：霍查时期，阿尔巴尼亚经济长期先后依赖南斯拉夫、苏联以及中国援助，霍查大谈“发达社会主义”国家的“义务”，也是十分有趣的事；另外霍查似乎有期待“苏联恢复社会主义”后承担对阿尔巴尼亚援助“义务”暗示的含义。）另一方面，霍查指出，过去犯过错误的人可以改正错误，回到马列主义的道路上去。尽管这些章节并不能最终证明霍查会朝这个方向进一步发展其论点；但是他已经证明，将“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与帝国主义苏联二者的利益和观点结合起来并不需要太多困难。从政治上讲，如果有必要“拯救阿尔巴尼亚”，霍查重新定义苏联统治者的本质也并非难事。（有趣的是，霍查在他的书的某些章节中，把（…）20世纪50年代的制度定性为社会主义性质，而在其他章节中，又把这一制度定性为资本主义性质。如果（…）可以同时既是社会主义又是资本主义，难道苏联就不能拥有同样的“双重性质”吗？）

在形式上，霍查修正主义此时并不像（…一些人…）向美国拍马屁那样，公然、大规模地向苏联帝国主义投降。不，他选择了一个更“正统”的方法，因为他的自由和必然性与那些人

不同。在某种程度上，这与阿尔巴尼亚统治者如何能最好地与阿尔巴尼亚民众和世界各地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忠实追随者相处有关。多年来，阿尔巴尼亚一直是反对苏联修正主义的国际斗争的一部分，而今天，他们在反对修正主义(尽管主要是针对(…)和南斯拉夫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扮演着旗手的角色，这使他们得以继承这一传统。至少，阿尔巴尼亚如果像古巴那样公然充当苏联宪兵，自证此举动合理就很困难。(虽然在越南修正主义者入侵柬埔寨的问题上，为其辩护并不是那么困难!)而且，苏联对阿尔巴尼亚兴趣不大，因此不大可能使其就出卖阿尔巴尼亚的条件与阿尔巴尼亚统治者讨价还价，这与古巴不同。

总的来说，阿尔巴尼亚没有(…一些人…)用来向帝国主义者推销自己的“资本”；或者就此而言，阿尔巴尼亚也不能被任何帝国主义用于评价世界形势的主要方式考虑在内。(这也是为什么阿尔巴尼亚人—当然是非常主观地—可以推行从不与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的“道德”社会主义。他们在历史上撒谎，试图歪曲列宁路线，把永远不把与帝国主义打交道曲解为列宁主义的绝对信条。其实这个绝对原则只不过应该归因于阿尔巴尼亚在世界上所处的地位罢了。

但是，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是否反映了向帝国主义投降的事实，不能仅仅用修正主义者为列强提供了多少次不知廉耻的服务来进行衡量。霍查在很大程度上间接地迎合了苏联帝国主义的政治观点和需要。事实上，霍查对世界形势的描述，其**内容**与苏联人的描述几乎一模一样。差别仅仅在于霍查的论据透过阿尔巴尼亚狭隘民族主义的视角加以呈现，而苏联却是以一个帝国主义大国的立场公开地提出同样内容。霍查现在在鼓吹彻底的修正主义路线，还试图把许多多年来和他一起反对修正主义的人拖下水。但是，无论用什么“左”的词藻来掩盖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与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别，无产阶级都能够做出区分。

霍查创作《帝国主义与革命》的策略让人想起了孔雀。关于阶级斗争、革命、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这些大话，都是大张旗鼓地讲出来的。霍查希望，对所谓“正统性”的炫目展示能够掩盖他提出的一些更令人反感论点(尤其是对毛泽东的攻击)的真正面目。但是仔细检查下这些浮华和做秀后面的实质内容，读者就可以发现这是包含有折衷主义、唯心主义、形而上学，对了还有老掉牙的双关语这些东西的大杂烩。如果按照霍查的食谱做，就会做出一种味道奇怪的土豆烧牛肉。(译者注：暗讽霍查与赫鲁晓夫为一丘之貉。)